



我見到了斯大林

我見到了斯大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我 見 到 了 斯 大 林

內容提要 本書選輯了十六篇蘇聯各方面人物會見斯大林同志的文章。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會親自見到了斯大林同志。他們在與斯大林同志的會見中得到了很多教導、啓示與鼓舞。從他們所寫的這些文章中，我們對斯大林同志的偉大品格與作風可以得到更深一層的認識。

書號 264 文學 36 32 開本 71 千字 180 定價頁

編輯者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理 新華書店

印刷者 青年印刷廠

印數 1——60 000 一九五三年十月第一版
每冊定價 1.00 元 一九五三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01532/2

目次

斯大林革命鬥爭的學校.....	伐采克.....一
斯大林同志怎樣打擊孟什維克.....	卡潘那德捷.....八
一個質樸和藹的人.....	柯魯包夫.....三
依照斯大林的話辦事.....	奧伏清尼柯夫.....二四
斯大林教養了我們這一代人.....	安格林娜.....二五
前進，再前進！.....	鮑林.....二六
斯大林答應了我的請求.....	庫列詔夫.....二七
與斯大林的會見.....	契加洛夫.....二八
我第一次看見斯大林.....	伏多比揚諾夫.....二九
在克里姆林宮的會議上.....	拜杜柯夫.....三〇
我看見了斯大林.....	奧布拉茲卓夫.....三一
回憶戰爭中的斯大林.....	羅科索夫斯基.....三二

在克里姆林宮·····	郭甫巴克	二
導師與朋友·····	柯羅布柯夫	六
斯大林是我們的幸福·····	龐諾馬遼夫	六
偉大而質樸的人物·····	雅科夫列夫	一〇四
編後·····		二四

斯大林革命鬥爭的學校

伐采克

我在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六十壽辰的前夜寫信給他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地下工作的年代，以及我跟他最後幾次會面的情形，都在我的記憶中復活了。

我想說的一切，我想回憶的一切，決不是那封簡短的賀信所能包括得了的。

我想起了那遙遠的年代和工人的巴庫。當時我住在巴伊洛夫監獄對面的一座小山上。從我的房間的窗口望得見監獄的樓房，特別是政治犯在那裏受苦的第二層樓。我不斷地想着，就在這堵石牆的背後，在這沙皇監獄裏，我們的導師柯巴^①和許多優秀的同志們都在裏面，這個念頭刺激我常常走到窗口去。我們這樣約定過：用手帕發出暗號，意思就是：「設法會會面。」

在這件事上，正像在一切事情上那樣，表明了斯大林同志的革命機智。

① 柯巴是斯大林同志當時的化名。

我的妻子常常坐在窗前縫紉或者做家務事情，同時遠遠眺望着監獄的鐵柵窗子。

有一天，她發現了約定的記號，便趕到監獄去了。監獄裏，每一次只放二十個人進大門，並且在他們跟囚犯見了面之後，要照原來的人數放出來。

我記得這是星期的事。

我的妻子跟大家一起走進了監獄的後院。這時，斯大林同志走近她的身邊，就把她引到一旁去了。時間不知不覺地過去了。鈴聲早已宣告會見結束，大家也散開了，可是站在一旁的斯大林還在繼續說話。於是，有一個監獄巡查跑過來，對我妻子嚷道：「幹嗎不走？」

我們到底把誰錯放出去了？」

我們的一個同志、革命家，已經冒充那二十個人中間的一個走出監獄大門了。這次逃獄是由柯巴同志巧妙地佈置好的。

獄卒們在院子裏搜索了一番，然而毫無結果。工人們聽到了這個故事，都說：「柯巴真行，想得妙。」

那時候，我是比——愛伊巴特區和巴伊洛夫區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小組的主席。有一次，我接到柯巴託人從獄中帶給我的一張字條。字條上這麼寫着：你要當心「國民之家」的主任，他是一個特務。果然，字條上提到的那個人所知道的一家印刷所，很快就遭受了危險的

威脅。

革命的警覺性和審慎，對地下工作幹部和黨的業務的關心，構成了斯大林同志的顯著特色。他對一切事情都很注意，貫注到所有的細微末節，甚至當監獄的牆壁把他跟我們隔開了的時候，我們仍然感覺得到他那領導的意志和無窮無盡的革命的機智。

在他的領導下，我們將巴庫的組織變成了布爾什維主義在高加索的强大堡壘，進行了反孟什維克、憲德利柯夫分子和機會主義者的鬥爭。

當反動時期開始，關於組織自衛力量反對沙皇制度下的黑暗勢力的問題已經提了出來的時候，孟什維克却號召工人交出武器，好像要拿去保存起來，其實是背信棄義地想繳工人的械。但是，工人們並沒有掉進這個圈套。武器成爲更加需要的東西了。

反動勢力猖獗起來了。

工人階級永遠不會忘記漢拉爾和其他許多同志被殺害的事。工人雷先寧和屠奇金都死在黑幫分子的手裏。雷先寧是比——愛伊巴特工廠的鐵工，他是我的學生。屠奇金在巴庫的一個

○「國民之家」是帝俄時代由資產階級知識界用慈善性教育團體經費組織的文化機構，進行慈善性的文教工作，第一所成立於一八八四年，到一九一四年增加到三百餘所。沙皇政府對它始則懷疑，繼而加以監視與破壞，最後就利用它進行反革命活動。

老資本家柯柯烈夫的工廠裏當過鐵匠。

雷先寧的葬儀成了工人對專制政體表示忿懣和憎恨的一次偉大的遊行示威。

當巴庫的無產階級受到最初幾次犧牲後，「巴庫委員會自衛司令部」的宣言，起了巨大的作用。現在這張歷史性的傳單陳列在博物館中，當時它却被憲兵追究過。

「你們誰都知道，卑劣的反革命的黑暗勢力已經抬起頭來了。」斯大林同志在這傳單上寫道：「他們藉可恥的暗殺來威脅獻身工人事業的戰士。屠奇金同志的被害，雷先寧同志的被害，鐵路區同志們的被害，在比——愛伊巴特、黑城和巴拉罕的我們的同志們的繼續被捕——所有這些都說明了可憐的反革命分子的可憐的奴僕們並不是在開玩笑……」

斯大林寫的這張傳單揭穿了孟什維克出賣和妥協的行爲。

傳單在結尾上說：

「根據大多數參加組織的同志們的意志，巴庫委員會把這個自衛工作担当了起來，我們黨的倫敦決議非但不反對自衛，相反地，倒是允許而且主張自衛。

「同志們！『俄國社會民主黨巴庫委員會自衛司令部』已經成立了。它將保衛我們的同志，使他們免受公開的和暗藏的、有時以敲詐勒索之徒的面目出現的黑幫分子的迫害（請回憶一下屠奇金同志的事件就會知道）。它將在巴庫委員會的監督下進行活動。同志們，建

議你們給它以必要的精神援助和物質援助。」

傳單上署名的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巴庫委員會。

除了傳單以外，斯大林同志的演說也具有重大的意義。他從工人生活中汲取題材，並且把它講得非常清楚。

斯大林在各方面都是我們的榜樣。我記得有過這麼一樁事：在工廠裏，工作完畢以後要舉行秘密會議。到時候我到了巴伊洛夫附近的約定的地點。柯巴同志在指定的時間——正六點鐘——來了，於是，我們便往工廠走去。

會議上討論了一些什麼問題呢？唯一的就是鬥爭！最初是為增加工資而鬥爭，然後是打倒專制制度！假如他們殺害了我們的同志，我們就起來遊行示威、講演、在羣衆中鼓動仇恨的火焰。

爲了鬥爭，我們利用了每一個機會。特別是斯大林同志，他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然後是被捕、流放、脫逃、重又回到我們中間來。

他一向是在無產階級中間，一向是在各工業城市中。

在巴庫，柯巴同志更容易工作和隱蔽。他可以在任何一個工廠、任何一個布爾什維克工人家裏過夜。

他是一個謙和的、堅強的、富有同情心的人。他能夠在一見之下就了解一個人。我記得他永遠像所有的工人那樣樸素。

工人們把斯大林同志叫做「柯巴」。我當時還不知道他姓什麼，爲了適應地下工作的條件，也從沒問起過。習慣成自然，現在跟別人認識的時候，我也會忘記問他的姓氏。

從那時起，過了二十年左右，當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來到梯弗里斯的時候，我又和他遇見了。

早晨，我剛從屋裏走出來，就看見米高揚同志，他站在鄰屋的大門口。跟着，奧爾忠尼啓則同志和斯大林同志也走出來了。斯大林同志一下子認出是我，就停了步，說道：「跟我們一同到扎蓋斯去吧。」那一天斯大林同志視察了扎蓋斯，對那裏的工作的進行很感興趣。我們晚上六點多鐘才回到城裏。

那是六月二日的事；過了幾天，斯大林同志又在機車與車廂修理廠——當時是外高加索鐵路의總修理廠——的工人大會上報告國際形勢。十九世紀末年，斯大林同志曾經在這個工廠領導過大規模的工人罷工。

一九二六年，斯大林同志在一個羣衆大會上答謝工人們的歡迎的時候，他回憶起自己在梯弗里斯、巴庫、彼得格勒做革命工作的年代，還十分親切地喚着一些工人的名字，其中也

有我的名字。他回想起我們，是因為我們在跟工人階級的敵人作鬥爭的時候，曾堅持了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列寧——斯大林的立場。

又過了十多年，我在布爾什維克的黨代表大會上看見了斯大林同志，聽到了樸實的斯大林式的問候：「你好，伐采克。」我回答說：「你好，柯巴。」我情不自禁的說出了「柯巴」，好像從前會面時一樣。

我不知道是否因了這個緣故，斯大林同志自己也回想起遙遠的年代，並且對別人談到我有一次在巴庫黨代表大會上作主席時，怎樣不讓孟什維克發言。當我提出問題討論的時候，大家就異口同聲地說：「不讓他們發言！」

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我也看見了斯大林，我仔細觀察他的走路的態度，他的每個動作……他還是那樣堅定，他的意志還是堅強得像鋼一樣。

（湯菲之譯）

註：本文原載「偉大斯大林的故事」一書（蘇聯梯弗里斯「東方曙光報」編，一九四一年版）。作者伐采克，曾任比——愛伊巴特區和巴伊洛夫區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小組的主席。

斯大林同志怎樣打擊孟什維克

卡潘那德捷

企阿土臘的老礦工們都清楚地記得一九〇五年。那時青年斯大林常在企阿土臘開討論會，並在會上揭露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聯邦主義者及其他資產階級的走狗和奴僕們的叛逆本質。

在密杰赫礦山的礦工大會上，我初次聽見了斯大林同志的講演。我們——格維密夫礦山的社會民主黨小組組員——是由我們的宣傳員英茨基耳魏里領到那兒去的。到會的有近兩百個工人。

斯大林同志的話在工人們心中造成了深刻的印象。

我記起另一次在舒克魯季舉行的討論會。孟什維克召集這次會議，是爲了強迫這個礦山的工人接受他們的觀點。來開會的以柯巴爲首的布爾什維克最初不動聲色地站在一旁。孟什維克本來指望自己的高談闊論不致受到駁斥，可是，他們失算了。在大會結束前，斯大林同志便走到前面去要求發言。孟什維克企圖不讓他講話，但是所有到會的人都堅持要斯大林同

志講話。

孟什維克的企圖被擊敗了。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演說裏推翻了他們的全部論據，並且給工人們指出：孟什維克是藉這些叫囂來掩飾自己的叛賣行為的。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次引起了反孟什維克、反專制的大規模示威遊行的討論會。

炎熱的七月天，在城郊的一個山麓，近兩千個企阿土臘礦工聚會起來了。

孟什維克首先講話，然後柯巴同志就出來演講，礦工們鼓掌熱烈歡迎他。

兩千聽眾聚精會神地聽着斯大林的每句話。他那熱情的、動人的演講鼓舞了我們，與會的人把孟什維克妥協主義者撇在一邊，唱着革命歌曲到城裏去遊行。紅旗在他們的頭上飄蕩。

這一次情緒高昂的示威遊行，鮮明地顯出了斯大林同志在工人中間具有多麼巨大的影響，他們多麼注意他的每一句話。

斯大林同志當時在企阿土臘掀起了排山倒海的革命運動的狂瀾。罷工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着。

警察緊緊地追蹤着斯大林。

鐵一般的意志，鎮靜，和經過考驗的、黨的祕密活動技術，把他拯救出來了。

進步的工人也來幫助他，他們保護着自己敬愛的領袖和導師。

記得在俄國第一次革命時期，曾有過下面這樣一個插曲：

我帶着給礦工的麵包到棲底茨卡爾礦山去。有一個人趕上了我。我掉轉頭去，看見他是柯巴同志。

「上哪兒去？」他問。

我回答說，給工人送麵包去。

於是柯巴就說：

「鄉警在我後面釘梢。給我吧，我來拿這袋麵包。」

果然，鄉警很快就從拐彎的地方出現了。他們叫我站住，盤問我是什麼人。我的回答並沒有使他們滿意。

「那個拿着口袋打頭裏走的是誰？」鄉警再往下問。

「那是我們礦山的工人，替礦工送麵包的。」

從容的回答消除了那些蠢笨的鄉警的猜疑。

過後，他們四處張望了一下，怒氣冲冲地，捲好煙捲，走轉去了。我們却朝礦坑那個方向繼續走上山去。

如今企阿士臘礦山的礦工們還常常興奮地聽老礦工講述過去的英勇的故事。

在各方面——在那勞動已經成爲一種光榮、勇敢和英雄的事業的改建過的礦山中，在那優美嶄新的礦工村的設備中，在自己的幸福愉快的生活中——他們都看得出一個偉大事業的勝利，爲了這勝利，斯大林同志早在革命運動初期就進行了鬥爭；他們看見了偉大的斯大林所播的種子的茁壯的苗芽。

(湯弗之譯)

註：本文譯自「偉大斯大林的故事」一書。作者卡潘那德捷當時是格維密夫礦山的社會民主黨小組組員。

一個質樸和藹的人

柯魯包夫

一

在瑪克伊夫加，事情進行得並不壞。一切舊的爐子都取消了。我們在四個新的爐子上工作，每個爐子每天大約都要出四千噸貨品。瑪克伊夫加的工人們是不再白白耗費氣力了。機械替我們這些工作的人効力了。一九三二年，我們在蘇維埃底鼓風爐工人中得到了第一，並且還保持了好幾年呢。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裏，副經理打電話到我家裏，告訴我要我馬上準備動身，因為我們廠裏要派代表到莫斯科去。我到辦公處去，接着就起程向首都進發了。

在莫斯科，我直接由車站上到我女兒珂拉娃那兒。巴富爾是由第聶泊羅彼得羅夫斯克來的。尼古拉伊是原來就在這兒的。

十二月二十六號早晨，我到人民委員會底辦公處去。他們要我下午五點三十分的時候再去一次。據說我們還要到克里姆林宮去呢，雖然誰也不能確定，但每個人底心情都是愉快